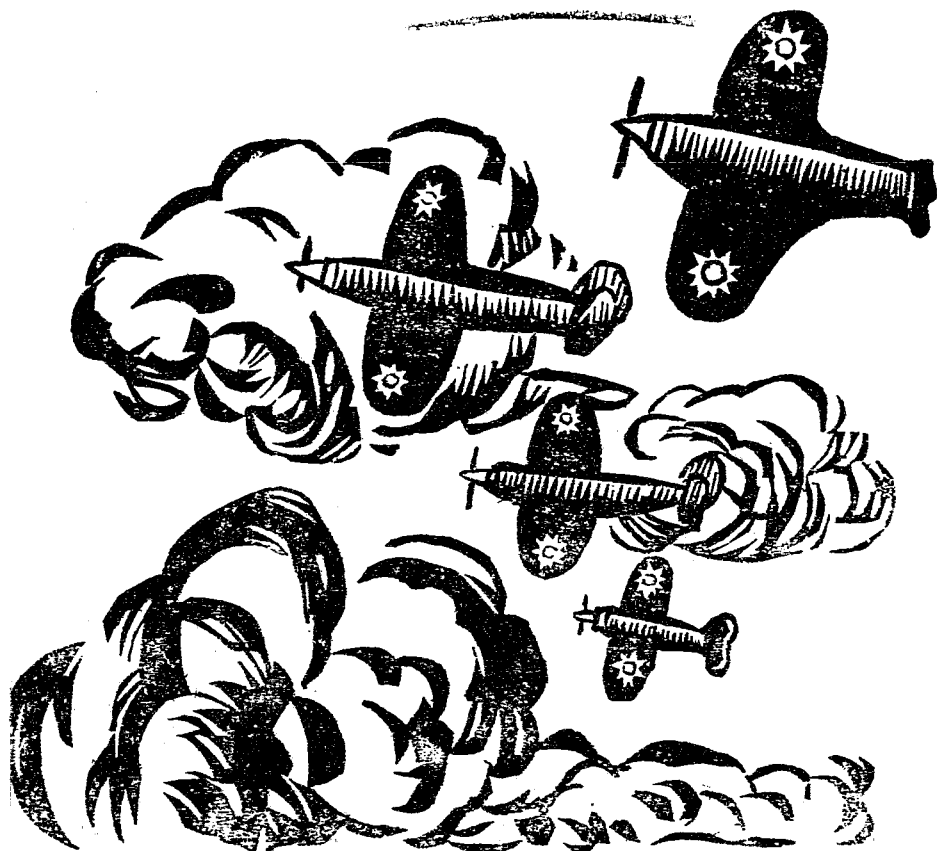


書叢小俗通識常民國

去空天到

著陵平王



行印社版出書圖民國

到天空去

王平陵著

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

到天空去

王平陵

蔣委員長說：

『青年要立志做飛行員。』

八一三事變發生的第二天，敵寇的機羣，就開始從停泊在上海黃浦口外的航空母艦上，偷偷地向南京侵襲，南京的市民，第一次聽到嗚……嗚……嗚的怪聲，恐怖的情緒，像茫茫的白浪，泛濫在每個人的心裏，逼着大家祇有迅速停止正在進行中的一切工作，忙着尋找躲避的處所，街頭巷口的逃難者，都揹好大包袱，提起小皮箱，女人抱緊哭哭啼啼的小囡囡，低着頭，沉住氣，默默地靠攏牆壁的傍邊，向那掘

到天空去

一

到天空去

二

好了防空壕的地帶，拚命地狂奔，面前充分顯現懼怕的土色，霎那間萬事俱休，熱鬧的市場，如同剝去了煊赫的服裝似的，沉入到靜寞的睡鄉。

敵機吼吼地自遠而近，坐在防空壕裏的人們，已預感到飛入市立了。大家悄悄地研究聲音的變化，測驗飛行的方向，把聽覺鍊成特別的純熟；不但飛機的種類，可以根據聲音的高低判揚，辨別得相當清楚，就是敵機有什麼殘酷的企圖，也可以從飛翔的聲音中，探測到大致不差。

一天，敵機又來侵犯首都了。市立中心小學的教員李嘉音女士正帶了自己五歲的幼孩，雇一輛人力車，趕回自己的家。

不到一刻鐘，敵機便在她的頭頂，像蝗蟲一般亂飛。她

絲毫不心慌，依舊從容不迫，十分鎮定；祇憂慮她還有一個在初中唸書的大孩子——吳蓬生，有沒有回來？有沒有躲藏到比較安全的處所。

淞戰初起，李女士的丈夫——吳志浩就在派駐防上海的國軍中充當團長，和敵寇作激烈的鬥爭。那時期，凡參加淞戰的鬥士，都是忠勇奮發，熱血沸騰的新英雄，鮮紅的血潮，湧騰了民族的情性，誰都覺得這一次的愛國大戰是空前未有的，中華民族徹底翻身的好機會，已經到來了；所以，祇要是熱血有良心的青年人，都在設法使自己擔當的工作，和正在進行中的愛國大戰，盡量發生更密切更直接的關係。吳志浩自慶鎮住了一個最前線的崗位，能夠以血還血，予打擊者以同樣殘酷的打擊，讓鬼子們暴屍在中國的莽原，見

不到
把白

她與愛人。他早已覺一切已危險於度外，準備
貴的生命，獻給祖國了。

夜，他鄭重關照自己的妻：『當全民族的生存
決於剎那的此刻，千萬不要顧慮到個人的安危，顧慮我在前
綫的情形，我萬一戰死，正是男兒以身報國，死得其所，不
必悲傷。』李女士受了他浩夫的激動，怎能示弱，祇有咽住
酸痛的淚，鼓勵他奔赴前綫，殺敵報國，不要把眼睛向後面
看，永遠靜視敵人，家裏的事情，她一個人能夠擔當。吳志
丈雖然早慷慨的好漢，離別時，也禁不住心痛起來，熱烈地
握住妻的手，喉頭像被什麼東西梗住似的，聲音抖抖地說：
『你好好教養兩個孩子吧！孩子是民族的新動力，是國家未
來的主人翁……』說到這裏，大孩子也有些懂事了，便插上

來說：「爸爸！我已經十三歲了，再過幾年，我也能上陣殺鬼子呢！」他父親連忙抱住他親他的嘴，吻他的面頰，興奮到了極度，忘情所以然地說：「孩子！爸爸如果給鬼子打死，記住！鬼子們就是殺你爸爸的仇人，你要報仇！」

「爸爸！我一定殺死成千成萬個鬼子！……」吳廷生把話頭頓一頓，揩揩撲索的淚珠兒，還想繼續說下去時，他的媽，突然一記耳光，擡起嘴唇，含怒地斥責他的孩子：「齷齪東西！不會說話，就不要多說。你應該這樣說呀：『爸爸！祝你打了勝仗回來，我和小弟弟，同媽媽到車站迎接你。』」

但吳廷生並不同意妻的話，他覺得孩子沒有說錯。我們要打勝仗，要消滅鬼子，要爭取最後的勝利，僅僅依賴少數

到天空去

六

人的犧牲，幾個人捨得拚命，還是無濟於事的，非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，大家立定決心，一代一代打下去不可。便好聲好氣地勸他的妻；『我的太太！孩子並沒有說錯啊！現代的戰爭，是硬碰硬，科學比科學，我用不着討一個虛偽的吉兆！我們這一代，大刀殺敵的迷信，還在多數人的腦子裏作祟；所以，關於戰爭的一切，都趕不上人家，我們是活該犧牲的，因為誰叫你惰，誰叫你不振作，可是，我們惟一的希望，就是下一代了，我們要他們說老實話，做眞工作，千萬不能叫他們說假話，自己騙自己，再走上我們這一代走過的絕路。』

李女士強笑了笑，頗像贊同丈夫的意見，自悔責罰孩子的動作有些太忍性似的。

吳送生這孩子怪可愛的，他不但沒有抱怨他的媽，反而從他爸爸懷抱中扭下來，跑到媽的跟前，親親密密地說：「媽！我下次不亂說話了，你不要生氣呵！」

她回轉頭來，看看天真的孩子，看看就要踏上征塵的丈夫，不覺悲從中來；但還是忍住說不出的痛苦，故作剛强的神氣說：「你去吧！我希望常常看到打勝仗的消息。教養孩子，是我的責任。」

「那好極了！我沒有後慮了。親愛的，一個在前綫拚命的士兵，除了自己的孩子，還有什麼東西值得留戀呢！」

x

x

x

這一場壯懷激烈的情景，深映在李女士的心幕上，還彷彿是昨天的事。她爲了貧重丈夫臨別時的囑託，不能不好好

到天空去

七

到天空去

八

教養自己的孩子。教養孩子，已是她從純潔的情分上所發生的責任感，祇有完成了這種責任才可以使自己的良心得着些許的安慰似的。

此刻當敵機在空中盤旋，而她正抱了五歲的孩子，奔回家門時，是多麼地惦記着大孩子的安全呵！

到家，一跨進門，她便詢問女僕：「達生回來沒有？」

「沒有呵！太太！」女僕的回答。

「那怎麼好呢！敵機已經臨空了。」

「大少爺也許不回来了。他學校裏的地下室，比我們的防空洞還要安全，你放心吧！太太！」女僕想出一個理由，要她不必掛念。

「唔！唔！但願如此吧！」李女士在無可奈何的情形

下，喃喃地自語，默禱自己的孩子平安地再回到自己的懷抱。

在清涼山脚下，有一座舊式的平房，是李女士的家。可惡的敵機，像在清涼山的週圍，發現了值得注意的目標似的，老在頭頂翻來覆去。李女士原想跑到大孩子的學校裏去，打聽他的下落的。現在，也祇得先抱着五歲的幼孩，從後門跑出去，加速跑到築在山脚的防空洞，躲藏起來。

當敵機來去的前後，市區裏一切的狀況，因為軍警，壯丁協力維護的緣故，與平時並沒有什麼顯然的差別。學校還是照上常課，各商店不過在營業上略有損失，門是依然開着的。至於公務機關中的人員，所有的工作，祇有比平時更緊張。

吳達生讀書的市立初中，離家有二，三里那麼遠，那天

剛上完最後一課，空襲的警報，忽然傳來，接着就是緊急的警報。他跨出校門，走了幾步，就看見成羣的敵機，從紫金山的峯巔，轉到北極閣那個方向來，他嚇了一跳，立即轉回學校的地下室，和留校的同學教師們，擠攏在一起。

敵機驕傲地翱翔在城市的上空，其實炸彈未必準對各個人的頭上擲下來，但每個人的心頭，總好像頂着一顆從敵機上下來的炸彈。

在防空壕躲險的難民，不論男女老幼，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，無法甯靜自己的心，週身的血液循環，流行得異常的迅速，神經也比平時特別的敏銳。當敵機在頭頂時，那些躲難的人，就會集中所有的注意力，考慮防空壕的設備，是否週到？是否合於科學的方法？打防空壕的工人們有沒有建

築上的經驗？在事前是不是根據建築師的設計？可是，祇要敵機的聲音，漸移漸遠，他們也會說幾句笑話，鬆動一下緊張的情緒，也能把坐久的臀部，提空一下，解放一些鬱塞的苦悶，也能和坐在身邊的姑娘們雜七搭八地亂談一陣子，調節彼此難於忍受的寂寞。……忽的，敵機又來了，就會把剛才輕鬆的氣氛，澈底改變，馬上再關心到防空壕的撐木，泥土的性質，鋼骨的成份，甚至把出氣洞，壕頂的掩蔽部份，都當作研究的焦點；而以躲難者的喧擾，輕輕的說話，細微的呼吸，認定是危險的主因，疑心離地六七十公尺的敵機，已發覺下面有人在活動，立刻準對他們的頭頂，扔下一顆五百磅乃至一千磅的巨彈似的。

可是當敵機又轉換方向，飛向別處，或解除警報時，大

家關於防空壕的一切，便同做了一場亂夢似地遺忘得一乾二淨，待飛出了防空壕的門，在防空壕裏所考慮的結果，——即怎樣使防空壕更堅固，更結實的種種好計劃，再也記憶不起了。

李女士避難的防空洞，雖不是鋼骨水泥做成的；但週圍是一片荒地，山背上栽滿了樹木，可作天然的隱蔽，在天空的敵機，決看不清楚下面有防空洞，這裏是全市比較安全的地帶。不過，有時候，敵機逃避空戰及高射砲的威脅，爲了急於交卸自己的任務，以便於衝出火網，迅速回上海休息的緣故，就把飛機上帶來的炸彈，在絕無人跡的荒山絕谷，任意亂丟了。因此，許多架隊形凌亂的敵機，從防空洞的上空，倉皇地飛過時，就把若干拋不了的彈，像被豺狼追逐的

母雞，急於在土路上擠出不成熟的蛋。

無數重的炸彈，接二連三地落在防空洞的週圍，有一個重磅彈剛剛擲中防空洞的要害。隆起的地面，立刻翻開一個五丈多寬，兩丈多深的大窟窿。飛片帶起山脚下的碎塊，飛散到半里見方的週圍，凡觸及這些炸裂物的人們，都剖腹斷腸，倒斃在路邊，震裂聲像山崩地塌似的，窗格上的玻璃片，無不在同一時間內，被戰神的鐵拳，敲得粉碎。

突如其來的打擊，使防空洞的避難者驟不及防，沒有一個能倖免意外的災難，有的折斷了臂膊，倒在血泊裏，還能苟延斷續的呼吸，痛得不堪忍受；有的因為遇到過份強烈的刺激，神經失却常態，眼珠脫開眼眶，有的突被飛來一塊炸毀的屍體所打傷，以致昏迷過去，那緊貼在傷處的屍體，殷

到天空去

一四

血下注，待神志稍清，還以為是彈片宰割了自己身上一大塊肉；有的炸去身體的上半段，僅留有兩條祈禱的腿股，有生命力的細胞，不容易在俄頃死滅，猶能起着急促的收縮；有的竟把全部的身體炸燬到什麼都沒有，祇在地上殘存些燒焦的血影……

霎時間，軍警救護隊，忠勇的壯丁們，都向出事的地點，迅速集中，被難者的家屬，都荷荷地號哭，忙着在鮮血模糊的屍堆裏，辨認自己的親骨肉；但識不得誰是他的兄弟，誰是他的丈夫，誰是他的爸爸媽媽，妻子兒女，……每個人只能記憶屍體上特殊的黑斑與紅痣，分領了屍體的一部分，就當作自己的親骨肉，哀痛地回去。

吳燕生在警報解除後，繞回營部，到處查問媽媽和弟弟

弟。也找不到家裏的女僕，着急得什麼似的。聽人說：「防空洞給敵機炸燬了，死了許多人：：」他哭了，又慌忙跑出去，跑向出事的地點。忽然發現女僕在散亂的屍堆裏張探什麼似的，急問：「我的媽媽呢？」女僕低着頭，說不出一句話。

「小弟弟呢？」他又問。

女僕咽住眼淚，看看吳達生的臉，像有話要說，還是說不出來。

吳達生的視線，跟隨許多找尋親骨肉的人，在屍堆裏掃射，給他看見一個女人，顏面已經炸燬，一縷尚未燒去的長髮，掛在防空洞的撐木上，僵硬地倒在泥牆的一角。他奮勇走上去，看見這女人的臂膊，還緊緊地抱住一個嚇死了的小

到天空去

一五

孩。他撥轉這孩子的面孔，駭極欲絕，發出淒涼的悲聲：「弟弟！我的好弟弟！」

但弟弟終於沉睡著不回答他的哥哥了。他撫摩一回弟弟的小胸坎，還在微微跳動，感覺一點熱。

驚嚇，淒涼的情緒，麻痺了他的神經，又忽然銳銳起來，認定那炸燬了面容的女人，就是母親：「媽！親愛的媽！——他叫喊著，哭在母親的懷抱裏，神志頓時就昏過去」。

救援的軍警，急忙跑近他的身，用清水拍醒他的神經，他醒過來，不住地號哭，這哭聲，使每個人都要落淚。

有一個認識他的人，想送他回去，他瘋狂地跳起來，奔跑，跑到軍警那裏，要奪取他們的槍，一面死命地號呼：「我要跟爸爸到上海打鬼子去！我要殺盡鬼子，抵我媽媽和小弟弟

的命！我要報仇！報仇！」

×

×

×

×

×

吳達生變成沒有母親的孩子了，殘酷的敵機，在他十三歲的時候，就奪去了他的母愛，這是他永遠無法彌補的創傷！在他天真的想像裏，時刻在考慮找到一個最妥當的方法，彌補他無法彌補的創傷。

沒有多久，上海的國軍，因為戰略上的關係，向後移動。吳志清的新部隊，駐防徐州，抗拒南下的敵寇。把他僅存的一個孩子交給自己的岳家，帶至武漢。他依舊安心作戰，保衛祖國的要衝。

吳達生到了漢口，繼續讀完他初中的學程。但他所最難忘的，是母親和小弟弟的慘死，他羨慕許多雄糾糾的青年人

到天空去

，和他不相上下的年青人，穿着飛將軍的裝束，能夠駕駛鐵鳥，和那些驕傲的敵機，在空中作戰，直接把敵機從空中打下來，使他們粉骨碎身，拋落在江心，埋葬在祖國的原野，他深深相信，如果要報仇，要替母親和小弟弟出一口氣，就只有使自己學會駕駛飛機的飛將軍，到天空去，和鬼子們拚一拚。

他專於留心報紙上空戰的記載。看到我們的飛將軍又戰敗敵機的消息，他又興奮，又歡喜，好像自己在空中打了勝仗一樣。有時，到街路上閒逛，看那些貼滿廣告畫的牆壁，要是給他發現了空軍的宣傳品，他就高興得什麼似的，看了又看，不肯離開，有不明白的地方，馬上記下來，請教他的老師。如果從書店經過，寧可省出買糖果的錢，特別選擇他

能夠看懂的空軍雜誌，空軍畫報，買回來仔細研討。他希望在這一些刊物裏，獲得現今航空學校的知識，並且注意有沒有空軍學校招收新生的消息？

在四月廿九日那天，敵寇爲了記念他們天皇的生日——天長節，曾經從各基地飛出大隊的機羣，侵襲我們的大武漢，企圖立一次大功，討好他們的天皇，誰知道的竟遇着大中華勇猛無敵的武士們，迎頭痛擊，打得落花流水，幾乎全部滅亡。天空中的敵機，像生羣孤魄的孤雁，到處亂闖，結果，都闖上死角，祇見可憐的敵機，被擊中了子彈，着火燃燒，昇空的白烟，引導了紅透半天了的火龍，在天上遊走，那種鮮紅的色彩，就同一個老畫師不滿意自己的作品而震怒，撕燬他的作品把紅色的顏料傾倒在畫面上一樣，中華

的戰士們在那天，大顯好身手，在武漢創下了空前的紀錄。在晚上，武漢千萬青年舉行祝捷的大遊行，在江漢路的一帶觀衆，已是人山人海，把勝利的呼聲，喊得震天價響。吳建生也是參加祝捷的一員，他手裏高舉火炬，也狂呼打倒日寇的口號，他簡直忘記自己還是一個未成年的孩子，就想立刻駕着飛機，翱翔天空，和殺害他母親弟弟的敵機，比一比高低似的。他受着這一個大勝利的激動，更堅決了投考空軍學校的志願。考空軍學校需要強健的身體，銳敏的目力，聰慧的腦筋，不怕死的胆量，才算具備了飛將軍的資格，才能發揮戰鬥的威力，消滅兇悍殘暴的敵人，這些道理，他已經澈底知道了；所以，他每天起得很早，太陽未來的時候，就跑到空氣新鮮的樹林裏去，把學校裏體育教師傳授給他的衛

生操，一本正經地演習又演習，演習完了，就面對着將要上升的太陽，敞開胸襟，承迎美麗的陽光，不斷做「深呼吸」吐出腹內的炭酸氣，儘量吸進新鮮的空氣。又睜開眼睛，遠遠地計數對面高山的樹林，練習自己的眼力。他每天這樣鍛鍊着，並沒有多久，他全部的飢肉，都顯得異常結實了，思考力也比以前更豐富了，凡屬於必須運用記憶的功課，像數學，物理，英文等等，先生都說他比以前進步多了；但他決不自滿，總憂愁自己還是夠不上做一個空中的英雄，不能考進他一心渴慕的空軍學校。

他有一位同學的父親是空軍學校的教官，有一次他和小朋友們伴着他同學的爸爸到空軍學校去玩，看見好多架新式的飛機停在機場上，便走過去詳細審察飛機的構造，是否同

畫報上相像。并且指出各部份的機件，請教他同學的爸爸，他因此明瞭了若干部份機件的用處。一會兒，從西北角，三兩隻練習機昂昂地飛來，沿着飛機場的週圍，兜了好幾個圈子，才如同捕捉到小雞的老鷹似的，向跑道降落地平上，幾個穿了飛行裝束的青年。戴了遮風眼鏡，實際掛着有趣的小手槍，彷彿都是他年長的大哥哥，歡天喜地，從飛機上爬出來了。他和小朋友們一齊擁擠過去，迎接他們，他們也伸出手來，緊緊握着小朋友的手，從機場上走到酒排間來，這些英雄們倉着從腰包裏掏出錢來購買許多好吃的糖果，接待小朋友們。吳達生在這樣高興的場合裏，首先唱起『飛行歌』，小朋友們不約而同地和唱着，祝頌大哥哥們的健康，熱望他們打勝仗，威震大中華的領空，熱望他們飛到東京去，炸燬

鬼子們的巢穴，好替被鬼子們殺死的同胞報仇，洗雪中華民族的恥辱，那些大哥哥們也勇氣百倍，提高嗓子，歌唱他們的校歌……我們要飛向天空去我們要飛向天空去……」

些哥哥們都說：『小弟弟們！我帶你們到天空去玩呵！飛得高，可以摘到天上的星星，飛得低，地下的世界好像踏在腳底一樣呢！』

『我們要去啊！都要跟你們飛到天上玩呵！』小朋友們都異口同聲地說。

『你們也到航空學校裏唸書，自己學會駕飛機，自己飛到天上去，不是更有趣嗎？』

『是呵！我們要考航空學校。』小友朋們一窩蜂地回答。正在有說有笑的時候，有一陣淒涼的哭聲，衝破歡悅

到天空去

到天空去

二四

的氛圍，大家看見在哭哭啼啼的是吳達生。

『你爲什麼哭？小朋友！』那些大哥哥都帶有好奇的心理問。

『達生慷慨激昂說：『我的媽媽和小弟弟是被敵機炸死的。我不回去了，我要留在你們這裏，學會駕飛機，飛到天空去，打盡鬼子的飛機。』』

『啊！小弟弟！你的媽媽和小弟弟原來是被敵機炸死的。』那位同學的爸爸說。

『是的！』

『你一定要學空軍嗎？』

『我要學』。

『我們都要學空軍。』小朋友們都搶着說。

『好的，我告訴你們。』那位同學的爸爸說，一面分糖果給他們吃，慈愛地替吳達生揩揩眼淚，便把重慶新開辦的空軍幼年學校的消息，從頭至尾告訴他們：『：空軍幼年學校是爲要學空軍的孩子們設立的，一切的費用都是政府供給，有最好的教官，把駕駛飛機的基本技術，教給你們；還有美麗的環境，許多運動的設備鍛鍊你們的身體。這是個好機會，快回去告訴你們的家長，就去報名啊！』

說着，都歡喜得拍起手來。吳達生也不哭了，暗暗地想：『報仇的機會果然來了。』

那天回來，立刻寫信到前方去，把要到重慶投考幼年空軍學校的主張，告訴爸爸，要求爸爸的同意。

他父親接到孩子的信，再要歡喜也沒有了，立即打一個

回電，請岳家把全家搬到重慶去，在那裏，小孩子上學比較方便些。

吳達生跟着外祖父母來到戰時的陪都。一月以後，他打了幼年空軍學校的所在，詳細探知投考的手續，和考期。由於他在平時已預備許多空軍方面的知識，在第一次招考幼年空軍的榜上，發見自己的名字，排列在前茅。學校當局問他爲什麼要投考空軍學校？

他含着眼淚說：『先生！我要報復我媽媽和小弟弟的仇！』

『難道你不要報國家的仇，雪民族的恥嗎？』

『要的，但我的媽和小弟弟是被敵機炸死在南京的，我的媽媽和小弟弟死得太慘了，我是終生忘不了的，我要替他

們出一口氣。我將來一定要飛到天空去，殺盡那些可恨的鬼子。」

那些考問的先生們深深給他天真的熱情所感動。

『可憐的孩子，你的志願是十分值得贊許的！』那些考問的先生們說。

吳達生正式考入了幼年的空軍學校了，他已穿上幼年空軍的制服，開始學習駕駛飛機的技術。他爲了警誡自己的懶惰，就把他媽媽的照片，懸掛在案桌前，媽媽的懷中，還抱着一個可愛的小囡囡，就是他小弟弟在剛滿週歲時所拍的照片。

『要是小弟弟能夠活到現在，不也是在小學畢業了嗎？他常常這樣想。待覺悟到這希望已變成絕望的時候，他就會

到天空去

二八

更激勵自己的意志，設法把自己練成一個最勇敢的空中戰鬥員。

去 空 天 到

元六十幣國價實冊每

(費匯費運加酌埠外)

有 所 權 版

版初月十年四十三國民華中

著 者 王 平 陵

印 行 者 國 民 團 書 出 版 社

社 址 重慶江北相國寺
任家花園十一號

0-1
14

No. 1113

-\$ 16.00